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四

川瀆上

黃河

淮河

運道

河淮皆天下之強水所過郡邑無慮百數十淮獨更數千年無所變易而河自漢以來橫流旁趨蕩潏千載卒奪淮灌泗挾以東走清河實爲合并交錯之地其遠在他境例不得而詳焉初漢元光閒決瓠子注鉅野河患始被淮泗宋太宗眞宗之世河決滑鄆而東南入淮者三熙甯分流始有南清河北清河之別南渡紹熙中當金明昌五年河益奪淮北流斷絕然其時故未立清河縣咸淳九年而縣立立後三年地入於元後四十餘年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一

至泰定初河決縣城圯清河始被河患也明初河決多在開封原武陽武滎澤歸德曹州或從鎮陽入淮正統以後往往東出沙灣壞運道或南流項城而徐州以東南常膠淺不得飽水正統之二年淮水泛溢漂沒田廬清河淮患始見宏治初河大決金隆口入張秋別南合潁渦入淮白昂治之益隄其東北而引河由汴睢入泗達淮張秋之患未息八年乃命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及金隆口於是河勢盡趨東南畢注於大清河口以奪淮淮黃並盛至於今三百五十餘年河或他遷徙不久而復遂爲正軌矣正德嘉靖閒河分合靡常大都南出則

貫亳壽北出則泛魚單其東南縱橫於徐沛睢宿之間
率皆注於淮而清口以下乃未閒有河患初永樂十三
年平江伯陳瑄修治運河故老言城西管家湖與徐家湖相連

在清江浦之南也西北至鴨陳口今未詳所在僅二十里與清河

相值宜鑿爲渠引湖入淮以便漕運按是時引湖水北入淮非淮南入運

也瑄乃鑿清江浦引水入鴨陳口達淮築隄引舟其入

淮之處設河口壩新莊閘以時啟閉自新莊閘而東因

其高卑遞爲福興清江移風等閘移風閘在版閘之上或云卽版閘非也

至府南淮陰驛而合於瀆河瀆河卽今運河清江浦之名始見

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朱裳言清江浦口當黃淮會合之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二

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淤塞運道宜濬深廣築隄壩十
五年都御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并入清
河而交滙於新莊閘遂灌裡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昔
爲徐沛患者今移淮安請於新莊更置一渠立閘以資
宣洩是時言河患者始兼及運道矣二十年河東決大
清口南竭四十里按此時黃河過清江浦轉而向南故云南竭也三十年督漕
都御史應楨言黃河下流漲塞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

此清河口謂淮水入黃之口泥沙停淤屢濬屢塞欲使黃水不入清

河口必當疏鑿支河爲工太鉅惟三里溝在馬頭東南三里故名

當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若閉清河口開三里溝至

通濟橋使船由此出淮達黃道近費少從之是年黃淮
二水衝開草灣河草灣河者在清河縣東北先是黃會
淮後由清江浦遶鉢池山後至西橋埽灣徑淮安新城
北門由柳浦灣過安東縣前至雲梯關入海至是決草
灣獨流四十里仍會大河於是輔臣以徐邳被水請濬
黃河下流都御史曾鈞上言劉伶臺以下宜濬草灣老
黃河口宜築老黃河之名見矣鈞又言曰三里溝新河
口即應楨所開視舊口即新莊水高六尺開舊口有沙於之
患而為害稍輕開新口有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暫
閉新口建置閘座增築高家堰石砌新莊諸閘以遏橫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三

流帝悉從其奏而其後隆慶三年河淮大上自清河至
通濟倉閘及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水決方信二壩方信

亦作方新見河防一覽

出海明年淮水復溢自泰山廟至七里溝

在縣東七里故名

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旁出

按諸家溝亦作朱家溝在

舊治南與今清江浦之朱家溝為二

至河南鎮

在舊治大河南

以合於黃河

按是年水

患見河渠志而年事也俟考

都御史翁大立請開新莊閘

復陳瑄故道則淮可無虞且規復漁溝分河下草灣以
免衝激之患即所謂老黃河者也其後四年當萬曆元
年遂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
濫如故明年七月大風拔木河淮並溢三年河決崔鎮

而北淮決高家堰而東淮黃南北漂沒千里清桃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數年明年督漕侍郎吳桂芳復申草灣老黃河之議帝優詔答之桂芳復言曰雲梯關口近年多壅河流日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屢衝欲奪安東縣地遷而去以縣治所關屢決屢塞溢且日甚語云救一路哭不當計一家哭安東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東而復命開草灣如其請八月草灣工成長萬一千餘丈未幾河復決上流而給事中劉鉉疏議河漕語侵桂芳大約謂草灣既開河復大漲漕臣言不驗桂芳申理以爲天妃閘以南屬漕臣閘以北屬

河臣各有分地臣謂草灣可以疏洩淮安之水非謂制水之命使上游不復漲也帝詔視事如初其後河復決曹豐沛閒議者仍歸咎下游於是御史陳世寶言曰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溯桃源大河而去行地七十餘里是爲老黃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小清河以北上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

游

此言南岸

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為黃流所漲部議

允行桂芳言去秋正河淤澱淮泗梗塞淮弱河強不能

並趨入海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閒宜急護隄以

殺水勢部議令桂芳熟計於是開河護隄二說未知所

定而河又決崔鎮矣

萬曆五年八月事

時清桃兩岸多壞總河

傅希摯欲塞決口桂芳欲衝刷成河為老黃河入海之

路帝意不欲令急塞決俟水勢定乃從桂芳議而給事

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以避黃桂芳曰老黃河開淮水

乘虛躡出清口淮揚之水可消乃寢聘尹議南河工部

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陽注黃浦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五

淫漲高寶閒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

此湖謂高寶

而

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以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

塞故也清口之淤塞以黃河日高淮不得不讓河而南

徙也淮水并力敵黃勝負或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

口內通濟閘

即新莊閘嘉靖中少移於南改名通濟閘

朱家口淮水內灌黃

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

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隄以六七月

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方圖堵塞而運又至僅完

隄工於河身無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下

流之涸將不止於清桃謂宜不惜一年糧運發帑數萬

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一勞永逸築塞高家堰朱家等口使淮并力足以敵黃則故道可復大患可減其言甚切中朝廷猶命桂芳兼理河漕而裁總河都御史官桂芳旋卒以潘季馴代時萬曆六年也當是時給事中李涑請濬海口王道成請築崔鎮而開復老黃河並下河臣議季馴言海口非人力可濬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爲事顧卑薄迫近雜以浮沙不能久上流旁潰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正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隄

固口塞則黃不旁洩衝槽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洩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暫塞清江浦河嚴司啟閉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專復雲梯以還故道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積沙自去淤墊自通又言自陳瑄隄管家諸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東侵故築高家堰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富陵湖而淮不東潰矣慮黃南侵故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溢矣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一郡遂同魚鼈當事者未攷其故謂海口壅閉亟穿支渠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淤阻計新

河闊二十餘丈深丈許較故道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崔鎮諸口所由決也新河復塞故河漸通兩河全下沙隨水刷非惟不必別鑿他所卽草灣亦可勿濬於是條上六議曰塞決曰築隄曰復

閘壩

改建通濟閘於甘羅城南
改建福興閘於壽州廠

曰創滾水壩

滾壩凡三在清河境

者曰安娘
城滾壩

曰止濬海口曰寢開老黃河七年十月兩河

工成高堰初築清口方暢流連數年河道無患十年七月清河河漲壞民田舍傷人畜十四年決天妃壩福興漸淤初季馴之治河也厚築隄岸束水歸槽嗣後水發河臣輒加隄而河身日益高十六年給事中王士性復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七

議老黃河故道大略言黃強而淮益縮一啟天妃通濟諸閘灌運如建瓴紛紛之議隄泗州髡高堰築滾壩不如復河故道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然河形故在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窪下不耕無室盧墳墓雖開河費巨故道一復利將無窮議猶未定事行勘河都給事中常居敬漕撫侍郎舒應龍時帝以廷臣言復設總理河臣起用季馴居敬等勘言老黃河難復惟清河縣東數里訾家營正迎淮口若開支河經黑墩湖掠羅家

口以接草灣道近功倍乞下季馴季馴難之而是年八月河從鮑家營漫流二百丈經浪石娘子莊澗橋至古寨下璉河抵幞頭關以東北入海鮑家營者在王營之上訾營之下季馴以爲可以分殺暴漲與減水壩等於是老黃河訾營支河議皆罷明年草灣河忽通奪正河十之七至赤晏廟仍歸大河清江浦外居民恃以爲安其後反成正河而大河正流漸堙十九年五月恆雨六月七月暴風河淮泛漲山清等州縣平地丈餘於是季馴病甚二十年卒放季馴歸季馴將去條上辨惑六事亦會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閒無歲不受患泗陵數被水季

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由此起矣季馴之未去也帝命給事中張貞觀勘泗州水患至是貞觀言祖陵被水狀且洩淮不如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自鮑家口王家營至漁溝金城左右地勢頗下皆可因勢利導又言分黃河之流須於清水上流十里地去口不遠不致爲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海之力專合於草灣之下則不復衝正河爲淮城患塞鮑家口王家營二決則不致散溢無歸其說與季馴相出入帝悉從其請乃議於清口上流北岸開腰鋪支河達於草

灣大要祖述訾家營之策而小變其說既而淮水自決
張福隄泗州水退亦會倭警遂寢二十二年黃水大漲
清口沙墊淮水隘不能下或請從清河南岸別開小河
至馬廠等地出會大河建閘啟閉一遇運淺卽行此河
按馬廠坡在桃源境與清河交界潘季馴於此築斜隄以免黃水奪淮者卽其地也或請開老子
山引淮入江拆張福隄而隄清口使河水無南向按河防一
覽前此淮水從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致分淮水之力而清口淤淺黃水泛漲亦時倒灌故築隄捍之淮無所出黃無所入而清口之力專矣今詔下所司議巡按
拆此隄而隄清口亦反季馴所爲也
牛應元上疏言黃淮交匯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
折而東至河口會淮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

河爲見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

按老黃河之廢陳世寶言在嘉靖初此言由於

陳瑄則在永樂中王士性以爲自棄北流之道此言因開支河而淤止此一事當時已無定論故備載之又有言因武宗南巡便於行舟改慶厯閒復開草灣支河黃
由小清口者說益不經矣

舍故道而趨交會之地淮不勝黃則竄入各閘口水退
沙停謂之門限沙當時旣築高堰復塞張福遂倒流爲
泗陵患淤沙不關張福隄不裁卽腰鋪工成淮未能出
也工部侍郎沈孝思言老黃河至葉家衝八千餘丈宜
開濬爲一二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顏家河仍歸正河未遽入海也孝思
特略一從清口會淮患當自弭請遣風力科臣一人與
河漕諸臣定畫一之計乃命理科給事中張企程往諸

河臣譴責有差於是御史高舉請疏周橋裁張福隄濬芒稻河以廣淮水入江之途改灌口以爲黃水歸海之路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言當濬鮑家營至五港口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時總河尙書楊一魁被論乞罷因力言清口宜濬故道宜復高堰不必修石隄不必砌減水閘壩不必用御史夏之臣則言海口沙不可闢草灣不必濬腰鋪新河不必開惟急開高堰救祖陵給事中黃運泰又言黃河下流未洩遽開高堰淮流南下河必乘之不如濬五港口詔並下企程勘議企程乃言曰今議疏淮導黃言人人殊而謂高堰當決者臣以爲屏翰淮

揚殆不可決莫若於其南五十里開周橋一由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達之海則淮之上流洩矣於其北五十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

卽今之運料河

以達涇河射陽則

淮之下游洩矣會祖陵水退帝悅益令諸臣協議企程一魁乃共立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而督漕尙書褚鈇以歲侵民不堪役欲先洩淮後分黃牛應元意重分黃御史陳燧同應元而知淮安府馬化龍進分黃五難之說鈇據以上聞給事林春熙駁之於是工部奏言先議開腰鋪不果貽患至今今分黃復阻淮壅爲害誰職其咎亟令興舉報可二十四年八月一魁

乃大舉役夫二十萬人十月分黃導淮工成開新河起

黃家嘴

在老黃河下游當腰鋪之上五里舊縣上十五里

徑周伏莊至安東陳

谿岔廟嵇朝口下五港注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

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池南三石閘洩淮入海支流

被於江而水患亦平淮揚小安然其後不久輒淤淺而

正河深闊如常鴻臚卿張朝瑞以為言一魁疏辨且言

臣原議舊河淺則繇新河新河淺則繇舊河兩河俱存

奚礙於運其言依違不酬當是時一魁盡反季馴所為

而上流黃堍口蒙牆寺相繼決卒以水衝泗陵斥為民

三十五年清河淮黃交溢天啟元年裡河決王公祠磨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十一

盤莊謝家墩鳳陽直隸二廠外河決龍王廟徐家路高

堰決武家墩他小口甚眾滙成巨浸舟行街市久之乃

塞云

咸豐志曰舊志載分黃導淮事甚略予攷明史及他說本其始終之故大都季馴主於合黃淮之力

以收交劑之效一魁主於分黃淮之怒以救一旦之急皆著效當年及其久而均敵何也分者有暫紓而合者有驟險暫紓者履隱弊而不察驟險者睠遠功而莫待故相持卒以不勝泊乎遠功未奏而驟患方攬譬若理絲忽亂其緒引刀而斷之豈不一快所傷實多夫以古治論之則隄障不如疏濬之理全以目事徵之則蓄束不如分減之勢安也然而正德嘉靖之間河行宋毫穎壽分為三四離為十數豈以是為順水之性哉清口交滙理窮勢極分之不可故合流以激其滯合之易溢故隄埽以堅其守其常而虞其變故閘壩以神其機權衡操縱同環平準間不容髮若夫密法敞於疏守則巧器誤於拙工史臣所謂季馴既去河臣輒加隄而河身益高師其法而亡其意則和緩之製劑可以殺而後之良方之咎矣採具大略並著盈廷異同之致以為後之

朗照
焉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卷四

十二